補義莊子因

獨見旁標

全六冊

五

口 13
2214
5

莊子因卷之五

三山林雲銘西仲評述

雜篇庚桑楚第二十三

老聃之後。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

或曰。七十一化。亡倉子云。亡倉子居羽山之嶺。偏得得其一偏也。

畫分明也。挈提挈也。

其臣之畫然知者去。

擁腫。呆笨之意。

鞅掌。委頓矣容也。

其臣。妄指左右之事。楚者。而言畫然知。以經畫爲知者。挈然仁。以挈度爲仁者。遠而去之。言其所棄也。

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爲使。擁腫。無用之大穰。風俗淳厚之言。其所取也。

儀容也。居之使。

或曰。亡倉子。灑天助作鮮。灑洒有洗音。古韻通用。

居三年。畏壘大穰。大穰。大熟。指人情而言。○是下文有恒者人舍

洒然獨有異。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言其無小利近功。久而方見其有益也。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尸祝社稷。尊敬之至。欲尊之以爲君也。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南面與下文不釋老聃之言兩相呼應。言南望老子而有媿也。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子。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大道已行矣。春生秋成。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而人道已行於其間。

壁喻下至人之功用。不見其迹也。

南

又曰。尚誘註曰。言如梅矣。百梅足以爲百人酸。一梅不足以爲一人酸。此語見淮南

戒曰。元倉子作昀之人耶

尋常步仞。喻道。魚獸。喻庚桑子。鯢鰌。喻孤。喻畏壘之民。尊授庚桑子之賢能。百姓先有善利于己。而爲之也。元倉子作鴻善就利

喻畏大道而顯其身。必有患害也

通雅曰。無耦曰特。獸無耦曰介。元倉子。曠作蕩

無爲而常自然也。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猶狂不知所如往。至人與道爲體。藏身深遯。而百姓亦率其性之自然。不肖之分別。而謀所向往。方爲大道之行也。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然欲竝豆於賢人之間。我其杓之人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今畏壘之民。謀欲尊敬我於賢人之間。必我爲偏淺之點。有以自見。故也。吾是以有負師教。而不能釋然也。○俎豆字與祝尸祝相呼應。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鰌爲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麐狐爲之祥。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六尺曰步。七尺曰仞。祥。妖孽也。喻褊小之地。大賢不居。則小人得以恣縱而爲非也。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賢能。以德之在己言。善利。以功之及人言。堯舜亦不免假此。以爲治今畏壘之細民。亦望治之心切也。盍亦聽之乎。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於罔罟之患。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上言巨魚巨獸之宜享其利。此

辨顙而易見也。垣墻蓬蒿作為無益而高自標置髮未詳其道之瑣屑
淮南曰量粟而炊可以治家而不可以治國
承上言不但不足以濟世而且足害也

即荅以巨魚巨獸之獨雅也。故鳥獸不厭高魚鱉不厭深夫其害。介獨行也。陽。跌宕也。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耶而已矣。魚獸以故深居閒出。自托於高深者。以自全。況全其形生之人。而知不逮此乎。藏身深耶句。是一篇之綱。○老聃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淡然獨與神明居。即藏身深耶之義。末段天明無有。方是極處。

以稱揚哉。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牆而植蓬蒿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窮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以賢能善利天下。堯舜之事何足道哉。是其分別賢能。將穿渾朴而植無穢。有失大道之自然。究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辯之至精。如櫛而簡髮。炊而數米。無以復加矣。究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為盜。日穴阬穿壁也

或曰。趎。淮南作疇。趎疇古通。亢倉子作南子。案之據文。曰樸牛運而長矣。將奚以託業以事斯言

中穴阬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蓋舉賢則民知則民以知相盜。相軋則其爭動而無所顧。忌若以善名器而取名器而分裂之也。南榮趎蹙然正坐曰。若趎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托業以及此言邪。南榮趎。庚桑子弟子也。此言指藏身深耶之言。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體其受而不離去。而不虧守其性而不離。去其知識。而不鑿積久而純。序幾於道。南榮趎曰。之與形也。知識而不鑿。積久而純。序幾於道。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

言形亦譬如耳目心而非有龍皆狂之害也豈有物間之而不能相得但此種工夫則一間之矣諸解于亦字全未理會

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矣。而物或間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目與目。耳與耳。心與心。其形相似。而有所不能同。苟有物間之。而不能同。則不可強以相效。辟。未有閉之也。兩形開有一間之者矣。

莊子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

營。勉聞道達耳矣。勉而聞之。是道不過自耳根入者。惡可以及化乎。○此老誠實可憐。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小蜂。蠆蠍。豆間大青虫也。此言南之不能化。皆吾鼓。鑄之力微耳。

子胡不南見老子。○此是上下過脈一語。丁卯庚桑前參來路去路井然。乃作者極力結構處

南榮趎。贏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也。○

因楚師前弟子名

趎頭與人偕來之間即眉睫之間露之也。

求諸海也。無依怙之意

或曰。自愁江南本作息愁

孰乎欝二乎作一句讀言其功之熟而力之勤

此公敦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趎曰。唯。老子曰。子胡不偶。可憐。○此老驚老子曰。子何與人皆來之衆也。謂其挾三言而俱至也。○此等機鋒甚於棒喝。南榮趎懼然顧。其後。○此老驚疑可憐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趎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荅。因失吾問。言聞老子之說。不得其解。茫然不知置對之間。併欲問之語而失之也。○此老述問可憐老子曰。何謂也。問此欲問者何言也。南榮趎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趎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人已之間。顧此失彼。所以爲患。○下文字泰定者至心則使之句。共三百餘字。老子曰。向吾見子形。一句。下較量處。

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
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亡人哉。惘惘乎汝欲反汝
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以三言爲患。又欲於三言之中求
免其患。是萬不可得之勢也。古人。
失路之人也。言趙自有之情性。欲反之而不得。其所入之
門。所以爲可憐愍者。○可憐二字。將迷頭喪父之苦。一筆
則提不着。內捷寫外捷。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也
言彼能亂出病根。故可用茉我之病。連自己說
不出。故津之。悉。不可救藥者。
用大道治心之術。去
外韄者）

其所惡。所惡。即所絕之事。十日自愁。困於其心。求得而未得。復。
見老子。老子曰。汝自洒濯。孰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惟見其鬱鬱自愁。而其中
洒濯未淨。猶有惡也。是物
之粘着而
去者）

夫外韄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捷。
之義。捷者門牡

關閉之義。如耳目之韄於聲色。而欲物物以持之。是繁而
捉也。則莫若內捷。內捷則心不出。而外不韄矣。老子云塞
其兌閉其門是也。

內韄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捷。外捷則物不入。而
繆而捉也。則莫若外捷。外捷
內不韄矣。老子云。開其門。解其紛。是也。

外內韄者。道德
不能持。而況放道而行者乎。（若外與內俱韄。雖道德在於
身者。尚不能自持。況遵道而
行。尚未至純熟地位乎。持。即上文所謂捉也。○下文冰解
凍釋之論。與末段徹勃解謬去累通塞等語。痛發此義。

南榮趎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猶未病也。若趎之問。大道。
者。猶未病也。若趎之問。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趎願聞
衛生之經而已矣。（言已自知其病不足以勝大道之藥。衛
生之經。即上文全其形生。藏其泼耶之意。經。
常法也。）

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即老子所謂
載營魄抱一

能無能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卽禍今福之所倚。福今禍之所伏之意。）能止之意。）能止乎。（卽知止也。）能已乎。（卽知足也。）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急於自治而不暇及人也。）能儻然乎。（無所累也。）能侗然乎。（無所知也。）能兒子乎。（專氣致柔如嬰兒子。凡此皆返朴還淳之道。至如兒子則其德厚矣。故以下痛發之。）兒子終日嗥而嗌不嗄。（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掜。（音婁。卷手曰握。撫手曰掜。）共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瞬。（瞬同眴。目動曰瞬。精有所移曰偏。）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爲。與物委蛇。而同其波。（無心而順物也。）是衛生之經已。（此段言本於大道。方是藏身深取之法。）南榮趎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上數問能乎。而字則是前未能而今始能。）

人地仁否
來矣叶鄉韻絕
此段仍是衆人
所聞衛生之經
老子教他立定
脚根再進至人
地位也張本有
物見其物一句
字心胸也心胸
泰定則發天然
之光耀而衆見
其吾從此修爲
而至于有恒則
世俗不來纏繞
而人禽之天助
之人之所舍則
全乎其爲天民
矣天之所助則

聲之氷初解而凍初釋。渣滓未融。尙昧能到湛然地位。安保其以後不復結乎。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攖。不相與爲謀。不相與爲事。儻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此段言本於大道。方是藏身深取之法。）是至人之相與爲謀。不相與爲事。儻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至人則上德不德。與斯世交。食乎地。耕鑿共給。交樂乎天。均陶太和。是日在人物利害之中。而不至於攖觸吾心。故不怪不謀。不事不慮。至人衛生之經。如此而已。○上段是自求於己。湛然獨得。此則紛紜紜肆。應攖而後成。仍不害其藏身深取處。所以進上一層。）

矣句相呼應。生出至禮至義至知至仁至信等語。）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

兒子動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上段雖與人物利害相接。而不攖。猶知有人物利害之說也。此處欲拈出不知二字。故又將前能兒子乎。復說

可以全受而全歸矣人舍解作人歸天子解作出而御世便于庚桑子不釈然之意自相矛盾學行辯三句陪所不能知一句所不能知即人舍天耿之理也御有不能字則此地位則鴻鈞必敗之矣　補物將形則養生而可免于內刑矣藏不廣于心則壞形而可免于外刑矣

一遍。其命意與前不同。惟不知故能禍其形而災其心也。○此不知兩字與下文知止乎其所不知句相呼應。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於有身有心天地鬼神之所司也。既禍災矣得而累哉。○上段言人物利害在境而不在心。此言禍福由心而不由境。是所以又進上一層。宇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人有修者乃今有恒。宇心宇也。心宇泰然而定。則定而生慧。可以廻光自照。人見其人。得其爲眞我也。故人之有修者至此方有恒。有恒者人舍之天耿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惟德不離者自能獲天與人歸之報。由則太子。處則天民。其效一也。○此從禍不至福不來推出一層。有道者不特

洪慶善云言持心有道苟為不知其所以持之則不復可持矣而而字作則觀沈詮身是菩提懸胡鏡喜是菩提臺也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所以持之也菩提本非樹明鏡亦非臺不知所以持也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不可持也或曰持操也操則存有持也舍則亡不知其所持

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然此俱非有爲爲之也。天下之物可以知知。則學之所能學。行之所能行。辯之所能辯。知。所謂道之極也。若有不即是者。

也出入無時無
知其鄉不可持
也苟強持之則
將不見其實有
諸己而發發之
則每發而不當
過益多不待天
鈞之敗而自敗
矣人誅鬼誅双
罰○此與人舍相反
○鬼誅謂奪其魄而益之
茲○此與天助相反
外取信于外
庸平常也被虛
鬼幽顯一致也人誅人
矜其外而知有
所跂矣人視之
不過勉然而已
與物相終始則

當業入而不舍每更爲失夫人必有諸中而後發諸外若不見其實有於己而發於事理
不見其誠已而發每發而不當是亦妄發而已既入於不誠之中又不能舍其故轍屢屢更變以自掩飾惟成其失而已○此與宇泰定者發乎天
光二語相反
獨行謂獨修於人所不見之地所謂誠已而發也明乎人所知也鬼誅人所不知也二語雖平講邵重鬼誅一邊故下接以券內券外之說券內者爲己之學行於人所
猶世人立券以爲憑之義券內者爲己之學行於人所
不見之地即上文所云獨行也○根上宇泰定句來
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根上不善
爲不善乎幽閒之中者鬼得而誅
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
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內外即老子所謂左右契也
券外者志乎期費券外者爲人之學期費是博取廣求
之意○根上不見誠已而發句來行乎
無名者唯庸有光雖平庸之中自有光耀丕著所謂闇然日章是也○根上發乎天光來志
乎期費者唯賈人也人見其跂猶之鬼然賈人猶貨殖人已見其跂立不
安乃彼猶鬼然自大也○根上每發而不當來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
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言姑與之爲雷同而志不在焉也志不在則自身且無所容於
其間安與人同如此則人將離之故無親則與人睽絕矣○根上人誅來兵莫憯於志鏌鋣
則使之也○志之爲兵傷人之心鏌鋣則傷人之形而已盜之爲寇可逃而免陰陽之寇莫逃於天地之間

物皆忘我庸言
矣與物苟且則
厭苦此身爲無
可奈何而只得
如此是不能容
其身也沈註盡
人舉目盡他人
誰爲我者
改曰陰陽下脫
拖改爲小一句
見淮南泰定至
此一段反覆而
言靜則誠動則
妄求衛生而藏
身深邃者不可
不知也
天地之內通受
天道而生者人

惟至人弱其志而不必故無兵藏於非陰非陽之間故萬
物不得而盜也否則未有不受其戕矣○此根上大助鬼
亦分而有之故有道物不得而盜也否則未有不受其戕矣○此根上大助鬼
來二字意而道通其分也（脫或也二句）其成也毀也道者先天之朴朴散
事二一太極亦總發之無可惡若以有意行之則入於則分分則有成有毀
私而可惡矣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所以惡
見其兔不得道
者入於斯滅也乎備者其有以備道之分本無惡也其所惡者以成毀之
得死滅而有實鬼之一也而不相通者以人之各備其體而不相通耳所以惡乎各備
有其備而不能相通耳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出而得是謂
定矣○而人事定矣○此段言道體無常以無形爲極末一
故生死之道本相通也若各有
其備如人之生不能反乎所未
有是謂之得死道可也若乃
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
句是結忘出無本入無竅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本剽同欻然
非有根抵而出欻然而死非有容際而入生死本有實理
也而來生之前既死之後果在何處安着生生相續而無
已惟日見其長而不知何所生者爲本何所生者爲末有
也○此言道之有形者皆無形也下二句分頂上二句有
者方能有實若有竅則拘於竅矣○此言道之無
形者能爲有形之本則限於本矣惟有所入而無竅
者方能有實若有竅則拘於竅矣○此言道之無
形者能爲有形之本則限於本矣惟有所入而無竅
所出而無竅者有實然惟有所出而無本者方能有長若
無本則無竅矣○此言道之無
乎出有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有實而無
方之大也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有乎生有乎死有
化之本於無形如此故其中之生死出入莫不由之而欲
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以成個上下四
者方能有實若有竅則拘於竅矣○此言道之無
形者能爲有形之本則限於本矣惟有所入而無竅
所出而無竅者有實然惟有所出而無本者方能有長若
無本則無竅矣○此言道之無
無乎處者宇也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有乎生有乎死有
出有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有實而無
方之大也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有乎生有乎死有
化之本於無形如此故其中之生死出入莫不由之而欲
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以成個往古來今之意也造

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有爲有。必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是。然以無爲天門者。非有此無有也。乃并其無有而無之。即齊物論所謂未始有無是也。聖人以有形象無形藏身於此。人法雙忘。能所俱遣矣。○此左發出藏乌渙眩精義。

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未始有物。即上文無有之義。○二個至字。應上文兩至字。

然則是至乎。句。其次以爲有物矣。將以生爲喪也。以死爲反也。是以分已。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爲首。以生爲體。以死爲尻。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言與之爲友。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

沈註第一段無字其次則說有但反說生是弱喪而不知反死是歸家則分死生爲二其次則說始未生則無既而生則有俄而死又無彼此。

真戴公生而昏姓昭明也景大也。

臧是糊塗而不可分別也至紛披而移爭所在則已言矣然言所宜言哉

臘此腦一樣何用波此分配寢而昔甲氏以封而著其非三也。如有生臧也。故然已移。是。

三者之論。或有而無之。或有而一之。或分而齊之。雖分解之義。各是其是。無常在。故曰移。

適其偃焉。爲是舉移。是。雖有不可知者也。觀室者。周於寢廟。文周遍於寢廟。文適其偃息之所。方謂之全室。如此看來。安有眞的是處。所以爲不可知。則人亦爲是不可知之言。來。請嘗言移。是。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因

沈註兼葺法之兼相乘而不已也。於是以無有爲有。妄指物名實多果有之。

臘卽腦。音義。

以已爲質。使人以爲己。節因以死償節。君然者。以用爲知。
以不用爲愚。以徹爲名。以窮爲辱。試言移是之人。以有生
人相乘。於是非之間。果孰以爲名實。遂以爲己之質不可
復變。使人皆取則焉。而其以死償之。若然者。是不能照破
幻塵。而認虛爲實。以言之有用者爲知。以不用者爲愚。以
言之通者爲榮。以阻者爲辱。究竟是無常在。時而用。時而
何知愚榮辱之有哉。亦移是之人。所見者小。不知大道之
是蜩與鸒鳩。既相同。而此輩亦移是之人也。今之人。應上古之人。是文字倒收法。
亦與之同於同也。○此從蜾蠃市人之足。則離以放鷙兄則
所惡乎分者。四句生來。
以嫗大親則已矣。踏市人之足。則自稱放鷙以爲謝。若兄
嫗大親則已矣。踏弟足。則以氣而噓溫拊之。而已無庸
也。至於父母踏子之足。則併嫗拊而忘
之矣。○世法中尋常閒話。說得嫗嫗如許。故曰至禮有不

貴二知質子之貴。又妄立仁義等名。使人以爲己。則因捨死以償
徹。直至今日。若蜩蜾蠃。無所高下矣
踐市人之足四句。一順解。絕無至二無親相合。郭註明知。素宅衰確

人。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金。至禮不見人
序。至義。不求宜。物而自然有
不愛也。辟金。不待金玉。以爲質也。無親無
所忘於外。以証古人未始有
物之是。今人移是之非也。
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
累。達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
六者。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
六者。塞道也。
徹與撤同。勃。勃然敦羨之意。奪於外誘。則志
若他用皆爲差謬矣。德者。得於己。情之相攘。此四六者。
所以爲累。道者。任其自然。着於有爲。所以爲塞。
不盪胸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爲。而無不
爲也。正。言適得吾體也。正。則攻取不得而奪之。故靜。靜則
定而生慧矣。故明。明則表裏瑩然。渣滓渾化。故虛。虛

兼忘無親之仁也。信矣不期辟金之信也。
沈誌。忘物。而至美則不物。
又曰。物惟同。
自古之人至此一段。言古人未嘗離道而今人由虛文徇外累之耳
此所以貴乎履道全生而循性也
或曰。有生必有性。爲之質。知識交接乎外。

即上文所謂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故無為而無不為也。○此段言入道下手工夫。道者德之欽也。生者自然而已。故為德之光也。生者德之所貴。性者生之質也。然之理。故為生之本質。性而出。百為之漸離於性。則入於偽。故曰失。○此為之偽謂之失。五句言天而之人。由道漸降。愈去愈遠矣。知者接也。知者謀也。知者之所不知。外交於物為接。內慮於心為謀。知者皆本於此。乃知者之所不知。外不着物。內不着已。如睨者不必瞠視。於物無不見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

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咸以取物。物必逃之。天下之物。各有所好。所好各得。逃將安在。故有若伊尹及百里奚者。皆莫能逃焉。○此八句言聖人之爲天者。正所以爲人。不反覆籠我而我必從於求得。介者拸畫。外非譽也。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夫復讎不忘。（介。刖者。胥靡。刑人。忘。入因以爲天人矣。介。音界。拸。音修。元嘉本作悗）

忘入。（忘入也。畫。畫衣。拸。弃也。二者無所懷於中。故能有所忘於外。復讎。猶言服習。人不能忘情於人。於是始有餽遺。不在我特不得不忘。則無人之情矣。有人之形。無人之情。非天人乎。○舊本以介者拸畫四句分屬上節。非是。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惟同乎天和者爲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爲無爲。則爲出於無爲矣。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爲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

人之道。（天和者。自然之冲氣。人得之以爲生者。怒出不怒。爲出無爲。是有爲而卒歸於無爲之意。氣平則靜。自道者德之理。足。心順則神功至。不得已而起。則之詞。不得已句。根上動以不得已句來。○此十八句爲而無不爲之總結。言忘人而爲天人。所以爲無不全體功用渾然。當歸本聖人之道。而大道無遺蘊矣。

大道所以衛生。而藏身深耶。是也。故在外則爲人物利害之不攖。在內則爲生死出入之無有。所謂無爲而不爲者。此矣。止乎所不知。動以不得已。無二義也。聖人。至人。全人。天人。無二教也。此老聃之旨也。庚桑楚得之以居畏壘。所以全其形生者素矣。一日因畏壘之民而發其義。宜南榮趎感然有託業之請也。乃楚既明其師之

沈註復詳未詳。或自爲自適意復反覆也。覆亂通讀。意也。人皆莫能逃。反覆籠我而我不答。正侮之而不怒之實也。沈註本無忽懽在我特不得不徒之人也。畫。畫衣。拸。弃也。二者無所懷於中。故能有所忘於外。復讎。猶言服習。人不能忘情於人。於是始有餽遺。不在我特不得不忘。則無人之情矣。有人之形。無人之情。非天人乎。○舊本以介者拸畫四句分屬上節。非是。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惟同乎天和者爲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爲無爲。則爲出於無爲矣。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爲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

人之道。（天和者。自然之冲氣。人得之以爲生者。怒出不怒。爲出無爲。是有爲而卒歸於無爲之意。氣平則靜。自道者德之理。足。心順則神功至。不得已而起。則之詞。不得已句。根上動以不得已句來。○此十八句爲而無不爲之總結。言忘人而爲天人。所以爲無不全體功用渾然。當歸本聖人之道。而大道無遺蘊矣。

大道所以衛生。而藏身深耶。是也。故在外則爲人物利害之不攖。在內則爲生死出入之無有。所謂無爲而不爲者。此矣。止乎所不知。動以不得已。無二義也。聖人。至人。全人。天人。無二教也。此老聃之旨也。庚桑楚得之以居畏壘。所以全其形生者素矣。一日因畏壘之民而發其義。宜南榮趎感然有託業之請也。乃楚既明其師之

教。復推其教於師。吾意迷必能反情性而自化。奈何其至老子之所始。則挾三言以俱往。纔則瀝瀝以自愁。及內外俱轇轕。心與境兩相牽引。又欲舍大道以求衛生。豈知衛生之經。非大道不能乎。故老子即以藏身深耿之旨。著其義。而歷考其所能。使其心不與境接。而大道或可無幾矣。然又不能無安勉之殊也。若至人不以人物利害相攖。是其境未嘗與心接。較之水解凍釋。又有進也。然猶有知之未忘也。必如兒子之槁木死灰。而禍福無有。方能以心而化境矣。故論其理之必然。則天光發。斯有天助人舍。而境既由心而造。論其數之或然。雖萬惡至。以爲皆天非人。而心總不由境。而加知止其所不知。道盡矣。豈若不參內而參外。眯乎人誅鬼誅之戒者哉。雖然道之止於所不知者何也。蓋道本無可知者也。成毀常通。無形可見。出入生死。由乎天門。此淡眇之極。自非聖人。鮮克藏於無有。無有之中。與道合體者矣。故古之人。有未始有物之說。知有所至。而不嫌於異。今之人。有移是之言。以知爲師。而貽譏於同。孰知至知不謀。勃謬累塞之既化。自有無爲。而無不爲之用。蓋道

德本於性之自動而知者之所不知。所以可貴也。乎天而拙乎人。聖人與惡天之全人。豈有間歟。夫聖人又非有意於爲也。藏天下於天下。而物自莫能外焉。第見其敬侮不殊。同乎天和。爲忘人之天人而已。其有爲也。亦緣諸不得已耳。聖人之道。不外乎藏身淚眇之肯也。此篇意實貫珠。文頗艱澁破碎。卒然讀之。蒙然而已。其中精粹之語。殊不可及。後人疑其非莊叟之言。恐亦非定論也。

雜篇徐無鬼第二十四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矣。武矣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顧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耆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耆欲。擊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言嗜欲好惡皆欲之不可。戒之。不可。武矣超然不對。超然。猶悵然。○武矣此時頗有悟機。可告以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謂搏執求飽。得飽則止。是狸性捕鼠。無大志也。中之質。若視日。視日者。高其目。其心若有上之質。若亡其一。蓋併其思而亡之。嗒焉。思乎。然其神已專於內矣。

超然遲想之意。不知則必自思所以免此者矣。此說望自思。

武矣未可遽告以養性之言。故因其所明。譬曉之。執飽而止。固卑而不足言。與性成。縱之。不可。戒之。不可。以可變。望遠志而有好悟機。可告。以少焉。真人之言矣。

奮其智慧。則不知有我。遺顧其他。此註誤云瞻睡馬咬韁騾。

中矩中規。此亦非有意而爲之。然未離乎鉤繩規矩。則彼我俱未化也。成材生而如此也。郵如憂。若若者。長之憂也。俠。失路也。喪。其一。之意。郵俠。遺棄也。郵俠而莫之一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謂眞人之言也。吾吉甫以喻人臣忘勢謬甚。也。不知其所喻性。猶自病。俱爲不可。必如此一喪一而後能免其咎。橫說之。謂鋪陳其事。必說之。謂揚厲其說。洪郎六

然喪耦。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者中繩。曲者中鉤。方者中矩。圓者中規。言其動合矩度也。舊分齒背頭目。太泥了。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郵若俠。若喪其一。郵。有憂。若若者。長之憂也。俠。失路也。喪。其一。之意。郵俠。遺棄也。郵俠而莫之一不知其所。狗馬之論。以然而然。謂眞人之言也。吾吉甫以喻人臣忘勢謬甚。武侯大說。而笑。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板六弢。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爲數。文可經邦。武可戡亂。故而吾君未嘗啟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若此乎。徐無鬼

輒也。沱註。若是乎。怪其操術之而狡黠。

今人于紛然酬酢之時。迴念快提。最爲可樂。味乎此。則淫蔥反性之旨可見矣。流人。猶言性之遠逃虛空。猶道于所處。而迷人失眞也。說鈴之徑。已非人迹所至。而又蔡輩塞之。極形其境之荒涼也。踉。蹌而住空虛之地也

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似人。似其本不亦國之人也。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蔡藉柱乎鼪鼬之逕。山蹊之間。鼪鼬之逕。山蹊之間。跟位其空。跟。欲虛空。空谷也。柱。塞也。鼪鼬所由之處也。而蔡藉塞之。荒凉可知。跟位。行貌。處也。言且行且止之時也。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跫然。空中足音之響也。九字作一句讀。而況乎昆弟親戚之謦欬其側者乎。謦欬。咳中聲。數語寫出寥落不堪之景。幾使離人破涕。聲不堪聞也。且文本一意。忽作兩截。無限瀠洄波折。久矣夫。莫以眞人之言。謦欬吾君之側乎。喻人失其性命之情。猶去其鄉而遠遁。一聞眞人之言。未有不

如親戚昆弟之
久離而復合矣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芧栗厭葱韭以賓
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
稷之福邪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
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
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可以爲長
居下不可以爲短飴將酒肉之味生出養字來言萬乘之
高非長而
君獨爲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
下非短也
養與匹夫之養所處雖異而神有各足
不但脫削民
之意觀下段便見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夫神

寡擯同
喫不慣酒肉絕久離而復合矣
是真高強擯酒肉而不卹首終偈也
天地視乃牧無二也登高臨賢居下臨賤言不可尊已卑人以縱其欲也承上一字起下獨字是登高而自以爲長矣三之真神豈欲爲此和一致也姦越位也推已及人則暢然得人利已則歉然也姦

則足以病神病之病神也沈註無論人心不服即身中神明其皆有生之養所不能免人則一句收得冷雋與達生外偈意之則內篇所以異乳句同調益潰君自此爲之從此入手也沈註誠偽二字此段眼目形與形相生有仁義之形則偽仁義者必從而忘之心有所形則憑之空造出一形矣心有成算則自然生出攻伐矣心有變動則內

者好和而惡姦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姦亂也以
無論人心不服聲色臭味之塵埃其六根賊其天和所以病也夫是數者
皆有生之養所不能免人則不病而君獨病之何哉○兼
一句收得冷雋與達生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
外偈意之則內篇所以異乳句同調
而爲義偃兵其可乎愛民所以爲義偃兵
從上面若國之民意轉下欲
者總要
義偃兵其可乎愛民害民之始也爲義偃兵
爲義即下文爲仁義也
徐無鬼曰不可愛民所以養民息之政行所以養
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爲之則殆不成姦警備之防弛所以
形固造形成固有伐變固外戰故有爲而形者能造其形
醳亂大抵以其迹爲凡成美惡器也君雖爲仁義幾且僞
成凡欲成其美者皆爲惡器而已盍仁義本美名而爲之
哉不由中來免流之於僞豈非惡乎○僞字生下誠字
於外所謂兵莫慘於志也

未出而外已戰矣故下文遂極言心兵之不可有雀列徒驥指兵麗譙讙喻心言胸不可先有甲兵藏逆懷藏逆億也巧謀戰三者必皆懷藏逆億而得之是心兵之害也君若勿已矣言必欲棄民也胸中之誠自好和悉之神也天地之情養万物如一之恬也攖觸於其中焉

若心執一定而不化則有戰攻伐之形心爲物所變亂則有戰鬪之形此言外形皆本於內形也下一語承上一句

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無徒驥於錙壇之宮兵陣名麗譙樓名錙壇祭祀之地蓋謂人心若與物鬪則一至之內無非爭奪之境兵騎之象無之者去其心中之兵也

無藏逆於得無以巧勝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爭者逆德也無藏逆於順之中就一念之起而言巧謂機心謀略自機巧出戰爭又自謀略出四句層推出

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夫以勝人爲勝養吾私以快吾神其爲勝養吾私與吾神爲物所戰受傷多矣不知胸中爲物所戰受傷多矣自機巧謀略出四句層推出

君若勿已矣言君若勿爲此戰勝之修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攖謂絕去之事則已矣

攖人心之攖同瀛溪誠無爲語足以蔽之

七聖皆迷離形去知之候也過牧馬童子因疑滑稽也七竅渾沌之喻不切亦若此而已矣之此指養城之野傍徨無爲行不知所之正謂天下之上也或指爲牧馬者固非或指爲治病者亦未是六合之內俗塵纏擾故至于滌昧也

幾僞者一味無爲自然與天地無私之情相應而不攖觸於其中焉○天地之情應上天地之養句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民命生死懸於君心之念兵不足爲害也

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驂乘張若謵朋前馬昆閽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大隗猶大道也見大隗而七聖與偕所以皆迷亦猶七竅鑿而渾沌死也童子大樸未雕問途莫切於此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而亦若此而已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俱指治病而言徐無鬼

乘日之車進修業欲及時也黃帝遊而迷童子遊而逢則黃帝之所謂聖者童子之所謂病也六合之內交會之地謂之野水鮮東釈也六合之外則不可以物矣

子適有瞀病有長者教子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子之病有似瞀病者夫處天地之和安六氣之節以遊無窮者也今子有蓬之心以自見也故不通瞀病之名也

瞀病構漸覺瞀昧也欲已之則莫若以明故乘性中之慧日而遊於無嶂得之處也今子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六合之外出乎有方之內也○此以治病之法喻治天下之法夫爲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黃帝曰夫

循本凌轢也諄問也每事壓過諄問之也

爲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爲天下黃帝以童子喜治身不遑爲治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故又請問也○

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牧馬去其害馬與治身去其病身也

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沈謝長者教子以無事之法每日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今子病少痊

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凌諄則不樂無凌諄之事則不樂皆圃於物者也

圃囿也物所拘也○四句各有其能而憂其無以自見也

士矜難勇敢之上奮患兵革之士興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

變。物。謂物力。勢。謂權勢。總上二者而言。樂變。謂喜於更張。以自夸耀也。○二句言各有其性之偏者。得其易於動。念。遺時有所用。不能無爲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自招世之士。至勢物之徒。雖邊向不同。而遭時之所用。皆有所爲。但各安其偏。猶歲令各有其時。不能爲變易之物也。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逐末而喪眞。不知無爲而無不爲。物。總上二者而言。樂變。謂喜於更張。以自夸耀也。○二句言各有其性之偏者。得其易於動。念。遺時有所用。不能無爲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自招世之士。至勢物之徒。雖邊向不同。而遭時之所用。皆有所爲。但各安其偏。猶歲令各有其時。不能爲變易之物也。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逐末而喪眞。不知無爲而無不爲。

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惠子此時。亦明知其不可。故意詭個可字。正是其強辯處。此等口嘴。眞個無奈何。惟有置之不載而已。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四。秉。公孫龍名。與夫子

莊子因　卷之五　徐無鬼　二十

子以不出半衆爲恥而務爲強辨也。

高誘曰。淮南以冬鑠膠以夏造氷。又曰。調弦者。叩宮。宮。中也。彈角。角。動。此同聲相和者也。夫有改調一弦。其於五音無所比。鼓之而益以律相同。故聲相應。亦非奇事也。

此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且若是者邪。改調。當。主也。學記。鼓無當於五聲之當。又或別異而能然者。乃是爲衆音之主。故能後他律。此

爲五果。孰是邪。或者若魯遽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氷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爨。炊也。鼎。器。不用火。爨造氷。不畏暑。化。益冬有伏陽。夏有伏陰。以氣相召也。吾示子吾道。於是乎爲之調瑟。廢。置也。瑟。於堂。置。於堂。鼓。此瑟之宮角。而彼瑟之宮角自動。音律同矣。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

五音無當。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且若是者邪。當。主也。學記。鼓無當於五聲之當。又或別異而能然者。乃是爲衆音之主。故能後他律。此

止改一絃者如
琴慢商調但緩
二絃鼓宮調但
緊一絃而彼六
絃亦即俱改調
鼓之移柱亦然
其所改一絃即
音之君也

諸家皆不能勝
我而服我則爲
命中之技而非
魯遽之慈可比
矣

音義躓拔也循
本足不進皃
躓子愈不優精
神斫鐘喻肆力
堅白唐突喻人

亦常理。不足爲奇。魯遽之
琴慢商調但緩
二絃鼓宮調但
緊一絃而彼六
絃亦即俱改調
鼓之移柱亦然
其所改一絃即
音之君也

諸家皆不能勝
我而服我則爲
命中之技而非
魯遽之慈可比
矣

音義躓拔也循
本足不進皃
躓子愈不優精
神斫鐘喻肆力
堅白唐突喻人

奏其弟子。未能相出。如此。惠子曰。今夫儒墨楊秉。且方與
我以辯相排。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相排
以辯相排以辭相鎮以
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相排

以辯。講抗其說。以相爭也。相鎮以聲。謂厲其聲。以相壓也。
惠子以四子與我相辯。不能取勝。自以其道爲至。豈知道
以無爭爲貴。相抗。莊子曰。齊人躓子於宋者。其命閽也。不
以完。其求斫音刑鐘也。以束縛。古者以刖罪之門。欲其完全求斫鐘。
必躓之而不欲其完。至求斫鐘。何。其愛。不如愛物也。○此喻
則必束縛之。又惟恐其缺。惠子輕其性命之情。而不知保。惟加意於詞辯名聲之間。
顚倒之甚者也。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唐。失也。子。已失。求之而
不出境外。亦終於遺失而已。○此喻惠子不知他夫楚人
求大道。惟於四子之中。欲求相勝。總不得道也。
寄而躓閽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鬬。未始離於岑。

道不在於遺
類。猶不知類。
躓閽不能動。而
人習於其勞。
明不敗於夜半。
無人其勢明無
助矣。未嘗干岑。
其勞無所休。僕
矣。造之怨也。亦
何爲哉
物必有質而後
文可施。郢人既
死。無立不失容
者。故謂質死
惠子天資甚高。
敏悟絕世。深歎
瞻二不舍。惜孔
子取狂狷

而足以造於怨也。寄寄寓也。寄而躓閽者。其孤弱可知。
既無鬬具。乃敢於夜半立身岸上。以與
舟人鬬。吾知其不能脫身於岸。以喻惠子輕其性命。
此喻惠子道既不足於己。又欲於是非芒昧之際。與人爭
勝。不足以有濟。徒使與物俱未明白。○三喻三意。諸解俱未明白。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
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
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
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運斤成風
他。非夫不動之質。無
以施其巧。質猶本也。
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
與言之矣。知之可見矣。然吾以惠子之葬。猶痛惜之。則莊子之言。舉世無一
知之

或曰質猶質於君前之質對也可不謂云言不到不及時相詢而言也

者。不獨當年而然也。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

張本謂作請按管子呂覽皆然呂覽又作不比於人上志而下也其於物也有不知也

曰。不可。其為人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己若者。不比之。不比之不與之與之一作又一間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鉤乎君。

鉤亦逆也。○管仲言正是愛人以德分人謂

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

不比之所謂人至清則無徒此即潔廉之累也夷齊不念舊惡

德。君友之間。而得之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己。則隰朋可。其為人也。上忘而下畔。上忘者。其勢分之榮也。下畔者。使人忘我。若畔而去之也。

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己者。既取法乎最上。又不以責人而矜憐之。所以為難。

所以雖施而不責于聖鉤引君之怒逆拂民之欲上苦忿之下若畔之便與鉤君逆民相反列子作下不畔郭本黃作皇或曰恂恂通

司馬云見執而死

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不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

不癡不聾。不作二家翁。正是此義。勿己則隰朋可。

隰朋事業不著於春秋未亦卒則管仲能料生不能料死也。稽老泉豈為定論。

見其賢與否。但管仲臨終。

吳王浮於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蓁。有一狙焉。委蛇攫搦。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搏捷矢。

音擭

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

委蛇。宛轉之貌。攫搦。抓挽之貌。敏給。疾也。給續也。捷速也。矢往疾速狙猶能搏也。趨射爭進而射也。執死。

矢多不及搏。執其矢而斃之。狙也。伐其功。恃其便以敖予。以至此殛也。

伐其功承上見巧來。恃其

驕人之色 鋤其驕矜之色 顯名也 富貴則有驕泰之色 貧賤則不至狙之委蛇 辭顯則不至如狙之特便伐 功有物論中一間 恐其不可知此也 此際所謂問其何以能此也 故下文荅以若山穴中言無心 則無隱 亦竟憑其如是乃日飲而自至于勤 聲之謂由末以見于人 或曰淮南子精之像 招而自來不召而自往 知之貧 不知 窮之貧 不知為之者誰而自成 知者弗能謀 辯者弗能說 博者弗能數 孫叔敖恢恑而卽人無所害其鋒 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無所關其辭 託悟臥糞憊敝不敢犯害 又按通雅甘酣通酣本若言可用則

便承上敏給搏捷 成之哉 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 色字所顯二名也 本樂富貴則有驕泰之色 貧賤則有矜誇之色 施予則有傲慢之色 是皆所以取禍者 顏不疑歸而師董梧 以鋤其色 去樂 辭顯 所以深自貶損 鋤其色之根也 三年之功而後成 則此段工夫委屬難能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 仰天而噓 顏成子入見曰 夫子物之尤也 言於人物之中稱 尤也 形固可使若槁骸 心固可使若死灰乎 物之尤 言於人物之中稱為最者 若槁骸死灰 此其將何以自見 見也 觀下文可見 曰 吾嘗居山穴 觀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 我必之中矣 當是時也 由禾一觀 先之 彼故知之 我必賣之 彼故鬻之 若我而不有之 彼惡得而鬻之 由禾 卽田禾 齊人也 言已有以自見 故人得而知之 鬻 賣也 觀 來見也 賀 賀其得人也 言已有以自見 故人得而知之 名之所由著 卽實之所由喪也 鳥得不悲乎 嗟乎我 悲人之自喪者 吾又悲夫悲人者 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 既悲人之務名喪實矣 然知其喪而悲之 而未復 故悲夫悲人者 然以知其喪為可悲 尚為喪而未臻化境 故悲夫悲人之悲者 而後日遠乎 累槁形灰心 益由此矣 ○ 文如層巒疊嶂 愈奇

仲尼之楚 楚王觴之 孫叔敖執爵而立 市南宜僚受酒而祭 曰 古之人乎 於此言已 言古之人宴會之間 常有言曰 以相規 所以已言於夫子也 曰 丘也聞不言之言矣 未之嘗言 於此乎言之 言吾聞聖人不言之教而

吾願有喙三尺。
反言其無所用也。沈註:枕羽而甘寢也。

吾未嘗語人。今人則於此語之。

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而鄧人投兵。丘願有喙三尺。

總事容并包而不分析也。道之所一有一而未有對。境相忘形也。德者。從此而孕。故總乎此。知之所不知。則無可言矣。故休乎此。是有德而不能同是辨之也。○此二句分頂上二句來。

二人皆以無爲而解。必喙長三尺。而後能言。此事甚言其不能言之意。○夫子之語止此。即現在執爵而受酒二人往事。當面敘述一番。有名若儒墨者。指夫子也。此。

二人息兵。則言實用不著。

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

彼指二人。

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

道者。先天之樸。一而不分。故失道而後德。德總。猶歸根也。知之所不知。其個中有難於形容者。而言於此。無所用其休。止息之名。若儒墨者。其事。以示人也。儒墨各有分名。而覺於言辯。是不能總乎道之所一。而休乎知之所不知。說已說人。豈不則亦不勝其辨哉。

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言聖人之渾同。而不外所以爲大。正與儒墨相反處。○此又生出大字辨折到底。轉換不窮。

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容心於其間。而人可知矣。○何注冷軟。

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己也。反己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

性分之中。萬物皆備。何假於外。而日求。何所遺忘。而日失。

不算為多已也。而各足也。循乎遂古而不摩也。此大人實際道理也。大人之大。大於此而已。

何可舍置而曰棄是故知大備者。不以物喪己。反之當身。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歅曰。為我相吾子孰為福。九方歅曰。棚也為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棚也將與國君同食。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為以至於是極也。九方歅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況於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機鋒有致。

子綦曰。歅汝何足以識之。而棚祥邪。盡於酒肉之入於鼻已。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言汝惟知歡酒食肉之為福。而不知歡酒食肉之禍。必有所自

能沢及三族矣。猶言豈不怪邪。或曰。猶言汝何真怪邪倒句法

梁公食宮中有名忘國君同食

以當天下長神善舞之態。文娀。有今也然有世俗之儻焉。凡

不與等語翻弄。其行文

中者矣。故忘其為天下矣。而人與人相食之患亦基乎此矣。此皆誠不能數物

來。吾未嘗為牧。而牲生於奧。未嘗好田。而鶉生於宅。若勿怪。何邪。牲。牝羊也。室西南隅為奧。東北隅為宅。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與之為事。不與之為謀。不與之為怪。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攖。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為事所宜。○數語與庚桑楚篇同意。只將與

有怪。徵者必有怪行。始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以是泣也。言其循常任性。無功於世俗。而得世俗之譽。勿為則已矣。不為而自至。無幾何而使棚之於燕。盜得

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刖之則易。於是刖而鬻之於齊。恐其逃。故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終。渠公。齊富室。爲街正。買牖以自代也。○此言禍福倚伏無常。術者之謂祥。卽道之不祥也。故三代之祖若父。皆積功累仁而後食其報。若暴秦之興。而九廟隨滅於二世。此古今得失之林也。

或曰。適當是躋躇易踏闊也。

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大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爲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卽庚桑楚篇言之朝。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指仁義者。是與仁義相忘。卽下面外乎賢人。一等者。○許由逃堯之言止此。下有曖昧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曖昧濡需卷婁六字。叫音成文。其義已見下文。不必穿鑿訓詁。疑當日或有三樣成語。故

故以愛利言仁義也。誠莫在中。何用行仁義哉。有器所以得食。有仁義所以得民。觀暫過目也。祥。民之所見。有限。不足以斷制利天下也。正與上文不見天下之災後世之患。下文不知賢人之賊天下。互相關合。利天下。仁義得民也。賊天下。人之所見有限而泥蜂無窮也。皆此者。

高中之賢人。何況得而知之。惟則歸往者不可得而禦矣。夫仁義之行。未必由中而出。不過爲民歸往之資耳。後有欲民歸往之者。亦不免借此可動人。如豆區釜鍾之類。是猶假好猶者以網畏署氏之具。以此取之。猶好也。署。諸解。供謬。其自然而後可以曲成而不遺。若必驅其從我。是欲以一割之盛。羊肉之。而不顧其所安。而總合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猶割物者不斷其理。而斷其節。是利中之害。視割也。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賢人。爲仁義之人也。外乎賢。則高出賢人一等者。○許由逃堯之言止此。下有曖昧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曖昧濡需卷婁六字。叫音成文。其義已見下文。不必穿鑿訓詁。疑當日或有三樣成語。故

自得其得適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此生情哉之所以生而私自說也自以爲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是以謂曖昧

子欲引卷婁段因併及之所謂曖昧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曖昧妹妹利如順桓公之類是也衆皆見己所見而不見己所不見故曰曖昧妹妹者也虛靜之中本無一物何處着得議論此等人是坐井觀天一流儒需者豕蝨是也

擇疏鬣自以爲廣宮大囿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爲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人之托身於權豪富貴之門而不自知者何以異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都之虛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

餌誘妃羊弃意則不喪於多岐此喻學之抱德以起下復心也以目視目此三司即抱德之意所謂同乎無知其德不離也則因物而無所私曲變則循物而無所作爲也元沉本作其平也水其直也繩其變也循以天待之以無爲待物不以人力助無爲得之矣之之指物言

冀得其來之澤辨衆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童土即童山山不生草木曰童言其陋之甚也○三等人品雖有清濁高下之不同以言乎不安性命之情則其失均也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比合也人既衆則情亦不合則水免相背非所以爲利矣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眞人惟無心於天下而無所親疎抱德養和以任天下之來去得以全吾之眞故曰眞人眞人神人無二義也眞者言其無假神者言其不測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蟻至微羊至柔而未能無意眞人取其微甚柔者以自居而棄其知與意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也繩其變也循如此與物相忘將使目忘

得乎物而生或失乎物而死其人不能離物而生也或得乎物而死或失乎物而生也真人不易乎色而所視者惟目耳忘乎聲而所聽者惟耳心忘乎識而所復者惟心復乎卽易卦所謂敦復脩德煬和之學盡如此若然則不見物我有不平之處而其平也古之真人之變而其變也若循矣古之真人以天待之不以人（誤）入天無事也比前語氣又進一層

死之生處卽貴賤之義也真人應物各隨其所居於生爲生死生猶金生粟生得於死或復爲失故當所需則無賤非甘時則無貴貴賤有時誰能常也○根上其平也繼其變也循二句來以言真人能順天下非猶以人之斷制利天下者故下以藥喻之諸解惟（音○雍）郭註爲是

藥也其實菫也桔梗也雜糜也豕零也是時毒也故梗浮雞神零利當其用者各有時而爲君夫用之者得則不用者失矣然亦豈有常帝乎卽舉數品其他

不可勝言所以如繩而如循者如此

能知士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悲故曰鴝目有所適鶴脛有所節斷之也悲

畫見鶴脛限於長而不可之處舉此遺彼去其於得失生死常然而不損益特其不竭之源源之所以能不竭以其常在于土而不離也

人之憑不斷當異是哉沈註止也或曰語猶使此言縱使其本而不守其舍與視目者之能因時達變也或曰通雞雞鶩名家管子名卯漫方言云芨子夾唱之蔗俗名雞頭盤風曰常處之河水常然而不損益特其不竭之源源之所以能不竭以其常在于土而不離也

河而河以爲未始其攖也

河也有損謂減耗其流也河有源故不見風日之相攖以喻眞人之應物而不窮者蓋有其本也○此承上文推進一層

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

穴蟻隙無不至影之於人坐起行止無不從物之於物如磁石吸鉄陽燧取火方諸取水之類守之審者止於定

聽耳復心者相分而不過也。○此承上言源之足恃者。故目之於明也殆反有如官府之以其守之於身者定也。又推進一層。府能而自成一家則其事精之至而殆不必言矣殆不及改則有所能皆足以殆吾之本府藏能之所也。○此承上守審之義而反言之。殆之成也不給改禍之長也茲萃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而人以爲已寶不亦悲乎。殆之既成若不及改其速也。如欲改之。反守其性。必因其功之素積以期於感而遲久以待其自至。何其難也。是能之有害於府如此。世人不察。反以爲已之寶。認賊作子。眞可憐憫者。○此承上四殆字。言其害。故有亡國戮民無氏。舉禍之大者而言。問。講求也。不已不知問是也。○亡國戮民無氏句。直貫到底。下面其問句。與闔知問是句。相呼應。是亦不問句。但與此相呼應耳。字暗指下面所言而發其端。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

所不踐。而後善博也。人之知天之所謂也。足之所踐無幾而要所不踐者方可貴以致遠。人之知天。○此承上起下語。是通段過脉處。下面層層俱發此義。知大一。知大陰。知大日。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天之所謂者不一名。而人之知之者亦不一端。如渾淪未判謂之大一。至靜無感謂之大陰。分而有名謂之大日。同而不殊謂之大均。廣而不可檢謂之大方。期而不越謂之大信。眞而不變謂之大定。此皆天之所謂也。若有知此。則知無餘蘊矣。○此承上知天之所謂而簡言之。大一通之。大陰解之。大日視之。大均緣之。大方體之。大信稽之。大定持之。此又分言知之爲功有不同。必如此而後爲眞知也。盡有天循有照冥有樞始有彼。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

也。氣之初大陰混沌之氣大日陰陽五行太均物一大極大方遍滿充塞天信眞實無妄天定不出其位此言道之本然也。視示同通之狀其用視之明其類緣之因其性躰之盡其材稽之考其有持之防其失此言道之當然也。盡有天。○則盡乎此矣照則循乎

此。樞則實乎此。彼則始乎此。二時源而往。實際。其解之五句。言常運。始由乎彼。和而不唱。解之。猶知也。○此承上。時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來。其問之也不可有藏而無用。無爲而無不爲也。解既以不解爲解。知既以不知爲知。則講求之者。不可求之于物。亦不可求之于無物。頤滑有實。捉摸不定。而又非無物。而不代則無息。不可以虧。道本無欠缺。道妙如此。可以謂不知之也。不知而後知之。盡有天。則極物之自然。循有照。則循理之自明。眞中有樞。寂而有昭。著如此。昌不問是而生疑惑於其間乎。若以此不惑之實理。實埋。能我不問是之妄惑。則復歸於不惑之域。自無有惑之者矣。此謂大不惑也。○此又指出不知問是之病。而切言之。

闔不之不疏本無。淮南高誘註揚搉無慮大數名也。漢書揚搉古今。註舉而引之。陳其趨也。

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無崖。頤滑有實。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則可不謂有大揚搉乎。又爲初機立個方便法門。設欲講此理。以爲無崖際。卻有崖際。故講求之者。不可求之于物。亦不可求之于無物。頤滑有實。捉摸不定。而又非無物。而不代則無息。不可以虧。道本無欠缺。道妙如此。可以謂不知之也。不知而後知之。盡有天。則極物之自然。循有照。則循理之自明。眞中有樞。寂而有昭。著如此。昌不問是而生疑惑於其間乎。若以此不惑之實理。實埋。能我不問是之妄惑。則復歸於不惑之域。自無有惑之者矣。此謂大不惑也。○此又指出不知問是之病。而切言之。

闔不之不疏本無。淮南高誘註揚搉無慮大數名也。漢書揚搉古今。註舉而引之。陳其趨也。

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無崖。頤滑有實。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則可不謂有大揚搉乎。又爲初機立個方便法門。設欲講此理。以爲無崖際。卻有崖際。故講求之者。不可求之于物。亦不可求之于無物。頤滑有實。捉摸不定。而又非無物。而不代則無息。不可以虧。道本無欠缺。道妙如此。可以謂不知之也。不知而後知之。盡有天。則極物之自然。循有照。則循理之自明。眞中有樞。寂而有昭。著如此。昌不問是而生疑惑於其間乎。若以此不惑之實理。實埋。能我不問是之妄惑。則復歸於不惑之域。自無有惑之者矣。此謂大不惑也。○此又指出不知問是之病。而切言之。

闔不之不疏本無。淮南高誘註揚搉無慮大數名也。漢書揚搉古今。註舉而引之。陳其趨也。

凡內而治心。外而治世。大約知天者。眞。知人者。僞。而眞與僞之間。其損益又較別焉。魏武侯性命耳目之交病也。形神之可勞也。是不知乎天之眞者也。相狗相馬之喻。好和惡姦之理。非徐無鬼發其義。何以宣眞人之譬效。使愛民偃兵者。知修胸中之誠哉。然非無鬼一人之私言也。黃帝之見大隗也。以七聖而服一童子。猶不外乎去其害馬之片言。則其他可知已。乃世之人去天漸遠。未免各有所趨。馳其形性。以潛之萬物。寧知各是其是。以入相敵者。不知立而爲質。以天相忘也。若隱朋不

凡內而治心。外而治世。大約知天者。眞。知人者。僞。而眞與僞之間。其損益又較別焉。魏武侯性命耳目之交病也。形神之可勞也。是不知乎天之眞者也。相狗相馬之喻。好和惡姦之理。非徐無鬼發其義。何以宣眞人之譬效。使愛民偃兵者。知修胸中之誠哉。然非無鬼一人之私言也。黃帝之見大隗也。以七聖而服一童子。猶不外乎去其害馬之片言。則其他可知已。乃世之人去天漸遠。未免各有所趨。馳其形性。以潛之萬物。寧知各是其是。以入相敵者。不知立而爲質。以天相忘也。若隱朋不

譬揚搉其說者乎。言道非不可知。道既有人揚搉。則何不問之而生惑。若以揚搉之不惑。而解我之惑。以返我不惑。不然。吾見大惑終身不解

以賢臨人。顏不疑不以色驕人。南郭子綦不先以使人知。不賣以使人鬻。皆庶幾知天之眞者矣。猶未也。惟孫叔敖市南宜僚不道之道。仲尼不言之言。則爲德不能同。辨不能舉。卽并包天地之大人。無求而大備者。豈有加焉。夫古人之舍人爲而從天眞者。非漫然而爲之。文有見乎人損。而天益也。九方歅論世俗之儻而子綦不以爲福。堯知仁義之利。而許由反以爲賊。蓋知卷婁者不得休歸其矢。每與曖姝濡需者等。故不如眞人無親無疎。不以人入天。視生死得失之相乘。等之藥莖之相

帝也。亦何至如文種之存越愁身。僅爲鴟目鶴膝之用者哉。夫有形者自然相累而無形者磨之不磷。凡物莫不然矣。彼風日之過河無損也。以有源焉。則物之守物者皆天也。不然。舍天而從人。斯有能於其府。則弥成禍長。於治身治世之道。蔑有不損者矣。如是而知天之所謂。可不問乎。夫欲知天之所謂。又非以知知之。弥以不知知之也。大一。大陰。大目。大均。大方。大信。大定。此皆所當知之數。亦皆以不知而後知之數。所以問之之法。必在乎於有崖無崖之外。而求乎萬物今古之間。以不惑

鮮感。天人之理。庶乎其得之已。此篇前半。詮理精審。練詞古雅。後半變幻斷續。不可捉摸。文境之奇。盡於此矣。

雜篇則陽第二十五

則陽遊於楚。則陽。即彭蠡。陽。

則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此公宦念頗熱。王果然求薦。何大容易。

曰。我不若公閱休。言我雖譚汝於王。王不若公閱休之言。足以見信也。

休奚爲者。邪。曰。冬則擉鼈於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予宅。謂我此耳。此外別無他營也。夫夷節已不能。而況我乎。吾又不若夷節。言夷節談汝於王。已不能取信。而況我不如夷節者乎。諸解失之。

夫夷節之爲人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固顛。

宜乎。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言我之不如夷節者。何也。蓋夷節雖

擉。周禮作搴。國語作搴。冬則以下暗二提醒則陽非可仕之時。無慮指顙冥伏。消有卻照下伎人能撓不自許。以神其交。謂楚王雖不之許。而必强爲薦。則以著其交道之神。此種招權死利。固已顛倒昏昧于富貴之地。其于兩支之間。豈能相助以德。惟日趍于汙下耳。春本非假衣之

時病寒者不知其不可冬本非和以神其交則其氣味之相薰必將顛倒香珠於富貴之病熱者不知其實相損也夫凍者假衣於春暍者反冬平冷風假衣於春何足以救暍欲因凍不可或曰淮南夫人之事其神而燒其精嘗二然而有求於外之盖凶暴之人所能化必俟聖人而後有以善其用也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楚王之處已待人嚴猛如此非有辯才正德之人誰能動不失乎我也故或不言而飲人而化甲化甲化也其於物也與之爲娛矣樂其羣而無猜也其於人也樂道之通而保己焉通乎彼而仍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彼其子歸居而一間

德以大道化之則亦料頭編氣而不免虎只爲娛使之和豫而與物爲春保己樂彼之順利以托己則已不求保而人自保之不言不形諸外也飲和養氣迎人也偶然並立而人化之如父子之宜居若田野而君必候其所施前段說公閱休而只用佞人正德一句輕

其所施其和氣之蒸人使人有不飲而自醉者故並立之間偶然耳乃能使人之化有如此者然彼亦非有意於動人也彼本其動人有如此者然彼亦非有意於動人也彼本其期乎歸以居心不過閒或行其所施耳諸解俱謬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故曰待公閱休言即此恬靜之心與人稽其人則公閱休是也若與之以見楚王則必有上化其君下助其友矣豈予之所及哉聖人達綱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搖作而以天爲師人則從而命之也綱繆猶糾纏也聖人之心自無物累之糾有所勉也復命歸根之道惟師法乎天之自然非乃人則因此而名之耳○此承上言聖人憂乎知而所行所以爲聖人皆出於自然而無容心也若出之有心而憂其知之恒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倘若出之有心而憂其知之不足則所行有限而時或有

二作紐　聖人綢繆以下。另作一段。言聖人動容周旋中禮。乃性之也。即命他有所動作。亦出于自然。人便視爲有爲。殊不知憂其知愚以爲之則所行恒無幾過。若行不由之時。將若之何。人與之鑑也。其可喜終無已。人好之終無已。美者賤。而惡者貴也。行賢而不能行者。將奈之何。○此承上反言。有心之爲累也。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聖人之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此承上人則從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此承上人則從而命之何來。言聖人之性。出於自然。而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緡。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況見見聞聞者也。以十仞之臺縣衆間者也。十九。十失其九也。臺縣衆間。猶見聞之易者。○此承上人安之無已句來。言人之所以安聖人。非有他故也。蓋以性者。人之故物耳。人遠出而歸家。未有不見舊觀而喜慰者。聖人復其性是得。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其故物。人有不安之者乎。

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圖嘗舍之。以運轉不窮。其無終無始。無幾無時。以與物化者。蓋有不化者以爲之樞紐耳。何。不舍於是乎。舍止也。○此引夫古以明上意。與上文所行無幾時其有止數語對看。

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爲事也。君之何。師本出無心。自能與天合德。若有意以天爲師。便膠執矣。何異於殉物乎。若欲以此爲事。何以爲哉。○此又承上文以天爲師句推進一層。言聖之師天。非有心於師天。故與殉物者不同也。

入。未始有始。未始有有。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淪。其合之也。若之何。承上言聖人之師天無容心者。蓋其心至虛。併天亦無之矣。又何有於所

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十九。十分遺却九分也。猶註緡人之三字。當作緡合。按日本亦作合。再相氏至無時。再相氏。古之聖君。得虛中之至理。以隨萬物之成。則所謂與物化外不化者也。何不試舍之夫人之所爲。日與物化者。本欲法天行健也。今與化外不化者。而喜慰者。聖人復其性是得。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其故物。人有不安之者乎。

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圖嘗舍之。以運轉不窮。其無終無始。無幾無時。以與物化者。蓋有不化者以爲之樞紐耳。何。不舍於是乎。舍止也。○此引夫古以明上意。與上文所行無幾時其有止數語對看。

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爲事也。君之何。師本出無心。自能與天合德。若有意以天爲師。便膠執矣。何異於殉物乎。若欲以此爲事。何以爲哉。○此又承上文以天爲師句推進一層。言聖之師天。非有心於師天。故與殉物者不同也。

入。未始有始。未始有有。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淪。其合之也。若之何。承上言聖人之師天無容心者。蓋其心至虛。併天亦無之矣。又何有於所

化是不得師天謂人所謂始所謂物哉。是之謂得其環中以應無窮者。故也奈何而以徇能與時並行而不廢。應萬事而不溺。此聖人善於師天也。物爲事哉數語若求合於聖人。則何道哉。意則見下。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爲之傅之從師而不固。得其隨成爲之司其名。之名。亂法。得其兩見。司御。官名。

始有天不知師門尹登恒。人名。湯得之以爲師。雖從之而不局於教。斯可天也。不昔因物謂得隨成之道矣。故人不稱其師。而獨稱湯之能自得師。而非物物也。是湯爲師司其名也。然名乃身外剩法。有名則未免落於竭也。忘万事而有爲。而是非美惡兩端之見俱生矣。非能合於聖人之師未嘗竭。惟得其環中以隨成也。仲尼之盡慮爲之傅之。仲尼爲人之傅。亦盡其思慮容合之。試觀聖人合于道者若何。而爲之。俱亦不免有心矣。

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歲之所以爲歲者。以二百六十日積而名之。若除去日則無歲矣。外之所擾擾爲累者。以內之未忘致之。若無內則無外矣。容成氏之言。高於成湯孔子一等。其所以合於聖人之師天者。或以此歟。○自湯得其司御至此。詞句轇轕不清。恐有脫落錯簡。諸解紛紛附會。總說不去。余姑曲爲

成若師天而不之說。然亦不
本其師天之迹。免附會矣。
是爲之司其名也。贏于法而病
實既欲盡其實又欲遁其名適
得其首鼠兩端之見耳。若以聖
人非循爲不能。則如仲尼循爲。
可謂盡矣。然不過隨其所得。無
日則參于何成。無內則外于何
附。以見必得其環中而後能隨
成若一味世故圓轉而內無實

鍾惺曰此段頗難強通疑有闕文註湯得其司御以下凡三節稱謂故此看來庾子可通莫命容成若無故言已容自無心正所入者道。順道之名此皆師天者也

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首聞而恥之。犀首。官名。衍。其名也。曰。君爲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讎。衍請受甲二十萬。爲君攻之。虜其民人。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熟。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拔其背。折其脊。田忌忌也出奔也。○拔背折脊。從上刺字生來。言必如此。誅其身。方見得光明正大。異於刺客之所爲也。此前似季子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季子以魏之休養已久。爲垂成之華。不可廢也。此前又似高一層。

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
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若
求其道而已矣華子以季子猶有功利之心而不知求道
子政守之事俱在所不論矣○把亂人兩字一總罵殺尤
妙在第三句故下面戴晉人句之間能下前案能伏後
脈人只當快論讀過差矣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見魏
君也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
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
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
臣請爲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

得不幾鄉原之爲以是而非之曰聖人綢繆王
此發明聖人外化而內不化所以化人之本也忘也出走因其賢臣忌邹忌出走而挾其背折其脊所謂增不太將必不止也鍾伯敬曰季子是蘇秦李斯恐王以不戰爲賢則仍反其行刺之故智故以亦亂人置之又亂人也但能議其是非而不能得其當然之故故謂之又亂人戴晉人蓋漆園自寓也韓詩外傳戴晉生救文侯而往見梁王在如在璿璣玉衡之在謂審察也通達人所通也若存若亡似有似無也從遊心無窮之境逐觀人力所通則微之至也尚然若有亡從前爭奪是非之念一齊都忘

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
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
乎君曰無辯蝸蝸牛也蝸至小而兩角爲尤小以俗眼觀之無小不大以道眼觀之無大不小天下一蝸也梁國一蠻也何以辯哉入跡所及爲通達謂四海之內也今以四海爲大矣然計在無窮之中若有若無也況魏中之梁梁中之王而足爭哉客出而君惘然若有亡也此時客便出爲反障礙矣故下文又再叙客出兩字而不省也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
不足以當之大人即前篇所謂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名不立者故高聖人一等惠子曰夫
吹管也猶有嘄也吹劍首者吹而已矣堯舜之人所譽也
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吹也管孔小猶以形氣相
戛而有聲若劍首之

夫妻臣妾一齊乘屋高無久存爲聖安得有聲平哉○只贊晉人多規諷矣當於故怪而問之僕言外得之。

夬夬然如風過也今人蓋言字不終之事難一詞之足決其語本此管之有鳴已不復聞至于夬則其聲益發矣高道嘉辭者其醜有同乎吹劍一平此者其謂得哉

猶楚也埋如埋藏之埋聖人在人群必出類拔萃今混同于臣妾是自下而埋于夸民之中耕田間也無窮然既爲聖人之迹豈能一日而忘然于宇宙哉曰言而心不良於他人者藏於畔自藏於畔與主人分庭伉禮而爲客惟藏於左右而唯而供臣妾之役其聲銷其志無窮言天下有心人也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蟻丘山名漿賣漿者家也臣妾爲子路曰是穢穢何爲者邪穢穢髮亂不整人僕也登極乘屋也

子路之貌

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於僕緣之中也言其有聖德而隱貌

是自埋於民自

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以徒此言其志嵩於內而不爲外所奪者

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己也著明也

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爲必使楚王之召己也彼且以丘爲佞人也夫若然者若然者言如他等人也

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爲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存留也室虛果已逃去也○又添出沮溺丈人一段公案但彼隱於耕此隱於僕尤爲奇特

或曰稷一稍總二言其髮蓬也左傳余髮連及家周昏殷政總一如風草通雅因急而轉也當頭而冠無水而沈也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爲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昔予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予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

妾而自成其爲隱彼以我知其陸沈之故而猶曉之則必以我爲佞人朱註陸沈視世皆左方物沈寂也若然言其用心如此夫子見知爲宜僚宜僚亦一見知爲夫子鹵莽滅裂凌躐也耕芸耔有而候而食報則治民之始初終俱不可有所忽也若名雖治之

鬻以滋予終年厭飧。鹵莽土塊大而草根盛也。滅裂衣滅善類而地虐坼也。變齊謂盡易舊歲之法。封人益以治田喻政也。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莊子又取封人喻政之言。以喻治身之道。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爲故。以衆爲故者。言其皆溺於衆人之所爲故也。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爲性。克治功疎。物欲交離。遂至認惡之孽爲性。賊作子。此所以爲鹵莽也。崔葦兼葭。皆蘆屬。喻心地荒穢衆欲叢生。始扶吾形以遂其耳目口鼻之養。隨即擢拔吾虛靜之性。以底於病也。始字與尋字相呼應。竝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熱溲膏是也。潰內潰漏則諸竅不收。發則擁腫膿血。漂疽疥離。則發也。擇所出。形神俱病。以爲鹵莽之報。

而不盡其量是教之鹵莽滅裂于我矣。變齊變而整齊也。

衆。承上文所謂欲惡也。欲惡既多。則治身不詳。而鹵莽滅裂。孽。妖生。爲性。崔葦蒹葭。美種。扶形。助欲也。並潰精神消散也。漏發。血氣流溢也。漂疽疥癰。血氣流溢之故。內熱溲膏。精神消散之證。

虽。遊。忘不能行。吾所學。故謂之猶是。叩其人而强問之。

大蔂。謂法網漸密。而人人將罹于法也。先聞之。就其所初見而言。

所病。竭盡權責也。所爭。財貨有庫也。窮困而使無休時。病之甚。爭之甚。而至于盜殺矣。所出政令。皆肖其物以爲設施。垣自易示。

拍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語甚愴然。

齊。見魯人焉。推而強之。解朝服而幕之。雅而強之。以手推覆也。解朝服而覆之。寓意極遠。以爲此人陷於罪。皆號天自上致欲使其着此。以問諸朝也。下面俱發此意。

而哭之。此等語何處告訴。只好呼天痛哭而已。

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蔂。子獨先離之。曰。莫爲盜。莫爲殺人。離。離同。莫。假莫之謂。謂其母乃爲盜。乎。母乃爲殺人乎。其所以致此禍者。有由也。

榮辱立。然後覩所病。貨財聚。然後覩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大古之世。本無病與爭也。及聖人懸賞罰。實府庫。而民始不安其本分。今不知返於無爲之治。

以遏亂源。欲民之其於窮困不休。而不盜不竊。古之君人者。不然。則自以爲救。其可得乎。○此就民未犯罪之先而言。

以得爲在民。以失爲在己。以正爲在民。以枉爲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爲物而愚不識大爲難而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僞繼之。日出多僞。士民安取不僞。言致意以不能爲之事責人。而又治人以不爲之罪也。四語總是一意。民知殫力不足以避誅。不得不爲巧僞以苟免。是上以僞倡之矣。取取也。夫力不足則僞。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凡僞俱生於不足。而民所以不足。其所由者矣。○此就民既犯罪之後而言。衰亂之世。民知之知衍。下脫一盡字。知不足之句。可證。註非也。刻急顛倒之形。曲盡於此。可勝嘆息悲憐。

功。可味始則以數前爲進一境。故是一既而知故是一既而知其所以者尚非故誡之也。

惟不見故莫算其所知也。所不知之足恃。如此。其可止而不求乎。非但不可止而不求。且無所逃乎所不知以爲知也。然與然乎。然而又然也。

沈註因衆人之所欲益而益之耳。有物論所謂

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詘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德之極也。事變無窮。始以爲是矣。而卒非之。又安知六十之所謂化者。非即五十九年之非耶。此皆知之所不知也。言此以起下文之意。

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特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大疑乎。人之生死有根有門。第不得而見耳。這個不見處。便是人之眞主宰。知之所知。如有耳能聽。有目能視。有耳能聽之類。此人之所推尊也。但問未有耳目之先。視聽在何處來。此是無根無門。知之所不知者。人必恃有此而後知也。疑。猶惑也。

已乎已乎。且無所逃。則所謂然與然乎。已乎已乎。嘆息之詞。誰能逃此。所不知者一以爲知。則人雖有知。亦總歸於不知而不能獨出也。卽此

因是也。同俗亂之甚也。可致詰也。○此段言死生是非之理。可以包括全書。非細心理會不能遽解。或曰。晏子不然乎泥詰人無所逃於陰陽而安知陰陽之外復所謂然者果然乎哉

特其不知之言。亦當付之不可知而已。然與然平言其不可致詰也。○此段言死生是非之理。可以包括全書。非細心理會不能遽解。或曰。晏子不然乎泥詰人無所逃於陰陽而安知陰陽之外復所謂然者果然乎哉

奉命而進。所謂不辱君命。後世之循名責實者。事也。博幣史鰌治宗廟朝廷之事。奉幣而進。公使人代執其幣。而又使人扶而導之。或曰博物志作不逢箕子。晏公奪我里一云不馬其子。晏公奪而藏之。殺害尊其所知者。稱哀悼其所不知者也。朱註少與大對。

仲尼問於太史大弢伯常騫狶韋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爲靈公者何邪。畢弋。田獵之具。際。交際也。謚法。亂而不損曰大弢。志作不逢箕子。晏公奪我里一云不馬其子。晏公奪而藏之。殺害尊其所知者。稱哀悼其所不知者也。朱註少與大對。

畢弋。田獵之具。際。交際也。謚法。亂而不損曰大弢。言靈公之爲此。謚未足以當其惡也。

曰。是因是也。其荒亂故名之耳。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鰌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爲靈公也。濫。浴器也。奉御。猶今云召對。搏幣。將幣也。扶翼。使人扶翼之而行也。言靈公之慢若彼。其敬若此。是亂之中有不損者。所以命之爲

知典公對。調者。靈也。

猶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馬。其子靈公奪而里之。夫靈公之爲靈也。久矣。二人何足以識之。

不適主于何人。而謂之丘里之言。所謂輿論公評也。合異以爲同。合十姓百名。同。合十姓百名。馬。猶托也。里。葬所也。古稱窀穸爲高里。銘之意。請原葬之子孫不可託。後世有靈公者奪而爲葬所也。此言靈公之也。故同以爲異。成風俗而播諸論爲前定也。○余好讀易。有友謂余曰。吉凶悔吝有其數。讀易所以求趨避耳。友曰。數已定矣。趨避即數也。讀此益服其爲至言。

少知問於大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聚井爲丘。聚丘爲里。丘里之言。猶所謂公論大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爲風俗也。合異以爲同。散同以爲異。乃同中之異。而同乃異中之同。或合或散。故有同異之名耳。今指

殊面四字可削言拂之爲宜正之爲差以禍福淳之故也君所以法天者也天不賜則君又何用私焉故国治文武文武同治其国也奪基以国治爲句不是。

莊子因　卷之五

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係馬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

也。喻異不見道。爲同方可見道。

是故丘山積卑而爲高。江河合水而爲大。大人合併而爲公。但異者不合。則同者不顯。會道之言。貴於萬事萬物而歸之一源。始可謂之天。

公。大人不賜。道自不私。一路正而不可距。道他人之意。如此方可合異而歸同矣。

大人合併而爲公。則不當有執距之意。自外入之言。吾心雖有所主。而不可執定一己之見。由中出者。立言垂訓。吾心雖有取舍。

時殊氣矣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大

人不賜故德偏。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爲。無爲而無不爲。此言不執不距的樣子。

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淳淳。

公也。面猶方也。自殉則與人異方矣。而不知有所正者。不能無所差。故大人猶天地。大小雖然。百盡同於已乎。○此言不可執不可距之故。

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特與

能一定。故禍福之流行反覆。互相倚伏。有所逆於彼者。而偏順於此。若以我見自殉。執而距之。則事理之變無窮。合於此者。未必不謬於彼矣。豈能使之一一比之太澤。百

材皆度。觀乎大山。木石同壇。此之謂丘里之言。須知同中有異。不可作一異想。同與異俱不在已。不可作一已想。如百材異也。而同度於太澤之中。木石異也。而同萃於大山之上。則同中有異。而異之未始不歸同也。居可知矣。丘里之言。其以此也。

謂之道。足乎。大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物。而

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爲之公。因其大。以號而

是號物之數謂之万一句註脚

物之數不止于万道者為之公。則固存于物而非生物矣物奚自而得有哉鍾惺曰大約用韻

日月互相為照而万物不能與日月爭久故曰相盖万物皆待日月而成列故曰相治四時代謝物有遇其時而生過其時而死如四時生殺之人之以欲惡去就生万事亦如此欲惡去就畳先有之亦憑空而起片片胖同夫婦牉合則子孫常有循陰陽四時之合而生物或曰盖當作害謂相生克也竭忘于氣故相刼相害是也安危救禍亦從欲惡去就而生名可名者也實可見者也粗者不足志微者不能志惟此可志

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既有情矣則不能無事而不能無事而不可盡也第因丘里之言而讀之猶可但既有丘里之言便難比於道了。盖道本無名相何可言哉若以此而比道是猶狗馬其大小相去多矣。

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

因上既有之矣句發問以為萬物皆自無中生有然其所生果從何處起乎。

大公調曰陰陽相照相盖

日月往來是謂相照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是謂相盖陽主施與是謂相治。

四時相代相生相殺

四時之氣嗣續生尅循環不窮是謂相代陰陽四時如此萬物莫不乘此氣機以出入然而萬物既生則不能無情有情則欲惡去就而有矣。

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

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既有情矣則不能無事而不能無事而不可盡也第因丘里之言而讀之猶可但既有丘里之言便難比於道了。盖道本無名相何可言哉若以此而比道是猶狗馬其大小相去多矣。

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

因上既有之矣句發問以為萬物皆自無中生有然其所生果從何處起乎。

大公調曰陰陽相照相盖

日月往來是謂相照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是謂相盖陽主施與是謂相治。

四時相代相生相殺

四時之氣嗣續生尅循環不窮是謂相代陰陽四時如此萬物莫不乘此氣機以出入然而萬物既生則不能無情有情則欲惡去就而有矣。

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

事之中有安危禍福緩急聚散之不同亦因之以各出焉此皆可考而知非難於致詰者也。此就物理之該備而言。

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

先後相隨之謂序循序即有理而不亂氣運之屈伸相感如橋之有升有降若或使之其中窮反終始自然相因造化如此物理亦然是物所以乘氣機而出入言之所盡知有必然之理者此就物理之循環而言。

之所至極物而已觀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

議之所止而已若其所廢則為既死之後所起則為未生之前此處關頭誰能議及故觀道者置之不問而已。

少知曰季眞之莫為接子之或使一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

季眞接子當日有此二家也莫為如

而言或曰疏本精上有澈字橋橋同撟起運轉也方密之曰謂矯然而起極物極其言之所尽知之所至不過物而已物自廢也道何損焉觀道者所以躰道而不已或使如行或使之同意季眞主於無爲接予生於有神正於其情物性之本然也偏干其理據或而言之也偏作偏所

佛家之自然性也或使如佛家之因緣性也情實也偏周備也此因上議之所止句發問以爲物之廢起既不可以議矣然此二家之說孰是乎　大公調曰雞鳴犬吠人之所知雖有大意下脫致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爲雞犬之鳴吠其所自化所已爲也其所以鳴吠所將爲也以至易知者猶不能以言以意而求況道本不易知者乎斯而析之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爲未免於物而終以爲過若將此理精而析之小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圍豈彼二人之說所能盡乎或之使則實莫爲則虛論道也論物或使則實莫爲則虛莫之爲是論物而非以論道則未免圍於物而終有失言之過矣

疏益其有名相者是物之所爲質若其無名相者則立乎物之外而實運乎物之中即老子云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是也此理原不易言若以爲可言可意而言之則去道愈遠矣季眞按子之謂也未生不可忌已死不可徂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覩或之使莫之爲疑之所假未生者不可禁其不來已死者不可窮其所往蓋一生一死百年之身其間相隔幾何而所以然之理究不可見或使曰莫爲不過想當然耳非實見得是也凡書中所言知之所不知者皆以失虛失實終落邊議○凡書中所言知之所不知者皆指此也至是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吾求之末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或使莫爲言之本也與物終始以我觀之其本也往而無窮其末也來而無止既爲無窮無止則言亦何處施設悉歸於無而已這便是物理之所在也彼或使莫爲是有言之所自起祇在物終始之間而物理則未盡也道不可有有不可

自化所以鳴吠之故也所將爲所以鳴吠之故也鳴吠而或使乎究誰爲之吠鳴莫爲乎何以能鳴吠精而無形大而不可聞莫爲或使何所見而云然或曰徂一作虛可見指此也至是方明白說破者是物之所處而非處于物者也或使之說未是也不可見者在物所不到之處所謂道者爲之公而非意無

其物也莫爲之說未見其死生之理在目前而不可覩或使莫爲不過借以惑論有無連道之一字亦安上不過假之以爲名耳而人本道也未物也惟道往無窮故物來無止然道在物中豈可見而可言哉道不可以有言或使之非也有道不可以言無莫爲亦非也

言而足以下即易所謂仁者見知者見百姓日用而不知

盡得道者言物亦道執物者言道亦物也言不足以盡之默不足以盡之道在非言非默之際議之寧有定極乎

無道之爲名所假而行或使莫爲承上言之無句來言之無則與物同理者蓋以道本不可有若有則沉着於名相欲歸於無難矣究竟看來不過假之以爲名耳而人本道也未物也惟道往無窮故物來無止然道在物中豈可見而可言哉道不可以有言或使之非也有道不可以言無莫爲亦非也大類禪門非空非非空等語

沈楚望子所謂因言而不能知口辯焉而不能窮意者乃爲道賊莊子之學又無窮意宗旨

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其有極情偏於其理者盡足即上文正於其非可易窺也公閱休一擯髦休焚之人耳其有當於人心非無德而有知者之比豈有殊術歟亦惟本乎性而以天爲師得乎人之所固然而自安於若不知若不聞之境乃人之安之也亦遂若歸故土者見其景物欣然而樂趨矣故冉相氏之得其環中成湯之從師不固皆有隨成之用亦師天之道得也則容成氏除日無歲無內無外之說於保已化物之理不有可通哉然非可曰此其道在於古而不在於今也觀之近世則有戴晉人蝸角之喻而魏瑩即服其吹劍此其化物爲何如聖人

道者物之所從生本乎天而命乎性爲人之本然於以保已於以化物俱有無窮之意存焉至其爲道之極究

僕登極之舉而孔子亦取其陸沉。此其保已爲何如。無奈道本在人。而知之者寡。其保已也。每有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如長梧封人所謂鹵莽滅裂之說者。其化物也。每有匿爲物。大爲難。重爲任。遠其途。如柏矩所謂盜竊之行者。則道誠非易言矣。夫道之難言。非道之難。而言者之難也。蘧伯玉無可知之是。衛靈公無可知之名。正以道之在人。合散同異。有不可知者存。所以大人惟合併而爲公。不執不拒。無爲而無不爲而已。其所謂天地陰陽之公。極物之外。無可求焉。即季眞接子莫爲或使之言。皆爲未免乎物。總於無窮無止之理。未有得也。大抵道亦強名。言默舉無所用。非言非默是何眞境。言道者可以悟矣。此篇首段文法怪幻。頗難調詞中段詞意高朗。極堪玩誦。至末段發出精微之論。大類宗門之肯綮。得未曾有。佛法之在中國也。何嘗自天竺求書始哉。

維篇外物第二十六

外物不可必。外物。外來之禍福也。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於江。萇弘死於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己憂而曾參悲。忠。爲君親之所欲。亦不必其信愛。此中有數存焉。以吾人當爲其所當爲。而不可必其所難必也。曾參悲。貫。

而守之以火。則堅。猶人離堅如受枝事。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此言五行之理。暗影人事。

金石。而時以火燔之。不能不傷。燔。猶人本無火。而相摩則燔。猶人相憂則生火。金則至堅。

悲。忠孝。爲君親之所欲。亦不必其信愛。此中有數存焉。以吾人當爲其所當爲。而不可必其所難必也。曾參悲。貫。

而守之以火。則堅。猶人離堅如受枝事。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此言五行之理。暗影人事。

金石。而時以火燔之。不能不傷。燔。猶人本無火。而相摩則燔。猶人相憂則生火。金則至堅。

無火。而相摩則燔。猶人本無火。而相憂則生火。金則至堅。

之內養。來本無火。而相摩則燔。猶人本無火。而相憂則生火。金則至堅。

待者。惟此區區之內養。來本無火。而相摩則燔。猶人本無火。而相憂則生火。金則至堅。

必其能免。則所待者。惟此區區之內養。來本無火。而相摩則燔。猶人本無火。而相憂則生火。金則至堅。

之至。善息。皆難必。則所待者。惟此區區之內養。來本無火。而相摩則燔。猶人本無火。而相憂則生火。金則至堅。

不真信也。外忠之至。善息。皆難必。則所待者。惟此區區之內養。來本無火。而相摩則燔。猶人本無火。而相憂則生火。金則至堅。

忠誠之純。死而不化。而生前人不真信也。外忠之至。善息。皆難必。則所待者。惟此區區之內養。來本無火。而相摩則燔。猶人本無火。而相憂則生火。金則至堅。

也。緘拑碍也。如方且多方緘之。

地大。絞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此論造化之五行。暗

金。而時以火燔之。不能不傷。燔。猶人本無火。而相摩則燔。猶人相憂則生火。金則至堅。

燔之。不能不傷。自傷。金者水之母。爲火所克。而不能勝也。陰陽錯行。則天

五行中。惟火最烈。木者火之母。生火。而反

金石。而時以火燔之。不能不傷。燔。猶人本無火。而相摩則燔。猶人相憂則生火。金則至堅。

受枝事。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此言五行之理。暗影人事。

而守之以火。則堅。猶人離堅如受枝事。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此言五行之理。暗影人事。

流。猶人離堅如受枝事。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此言五行之理。暗影人事。

也。緘拑碍也。如方且多方緘之。

總言天地之氣影人事。陰陽錯雜。其氣鬱而不伸。故有雷霆之火。以焚大槐。槐者東方之木。木之正位也。或指陰陽錯行。喻道書五行顛倒之有甚憂而陷而無所逃。兩陷。利害之間。兩難。其陳相傳夕雷雨止。意陳掾火炎中發。益濕蟄蟲起墊而未甦之貌。氣未蒸而然也。不容已而不能自主。非深於閱世者。不能道此。

憯。曾也。憯曾。聞聲。悶。深也。難也。火人心中五志之火也。和。天和也。以其不可知。外物之不可必。而交戰於利害之境。故有陰陽之患。如此。月固不勝火。火盛而水之源竭也。應上金輿。

火相守則流。於是乎有儻然而道盡。儻然。哀歡之義。道。謂生道。道盡。則形神與

槐有以槐為取火之木也。或曰。淮南大槐生人是也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

自悲悶。既不能讓見分明。又不能略為挪動。較利害之念。相摩於胸中。而生火甚多。天和盡失。故謂之炎。炎。火光也。

將貸子三百金。可乎。始今日守錢虜口頭人事也。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常與。常相與。謂水也。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此段言養身者。當審其緩急。不必多餘也。○文非莊叟手筆。

任公子為大鉤巨緇。五十犗以為餌。犗。犍牛也。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陷沒

緇。黑絲繩。大黑綸。累小繩綸也

而下鶩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
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浙河以東。蒼梧已北。莫不
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輇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輇才
小才
沈諸梁爲楚葉縣尹。穆公召縣子而問。當時亦
有縣令特未通
天下稱之耳。況
挈累瀧涜皆小
之意。與縣嘗意
無異
也。諷說。大揭竿累。趨瀧涜。守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
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縣令舊作懸令。則干字無
處發。顚仍當如字解。○近
日窮措大抄寫數篇。懶時
投拜門生者。當書此數語。示而辱之。是以未嘗聞任氏之
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此段言經世者當志於大
成。不可期近效也。○文非
莊叟
手筆。

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七語下
曰臚。東方作矣。事之何若。

裯襦猶未解。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
中尚有珠欣喜
着忙之狀。曲
絵出盜賊
之時。亦不離
口詩耳
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意以含珠者爲非。爲接其髻。壓
盜珠者爲是也。
其顙。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開也。無傷口中珠。此
言
儒之多僞也。儒以詩禮爲宗。乃用之以發冢。青青之麥
四句。詩也。徐別其頰二句。禮也。儒知詩禮之爲儒。而不知
發冢非儒矣。此與魯多儒
一段同意。○文非莊叟手筆。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修上而
趨下。上長下
促也。
末僂而後耳。背微僂而耳
帖腦後也。
視若營四海。高自
當世之患也。上二句狀其
狀其神矣。一段議論俱從此出。
形。此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
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爲

裯襦猶未解。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
中尚有珠欣喜
着忙之狀。曲
絵出盜賊
之時。亦不離
口詩耳
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意以含珠者爲非。爲接其髻。壓
盜珠者爲是也。
其顙。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開也。無傷口中珠。此
言
儒之多僞也。儒以詩禮爲宗。乃用之以發冢。青青之麥
四句。詩也。徐別其頰二句。禮也。儒知詩禮之爲儒。而不知
發冢非儒矣。此與魯多儒
一段同意。○文非莊叟手筆。

末。謂首在後
朱也。
鬢偏強也。頭成
万世之患也。視

君子矣。躬矜是全身矜持。容不見神宜。揣上三句說。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業事業也。言既去矜容。老萊子知。而事業果可得進耶。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驁萬世之患。不忍一世之傷。驁然不忍人無百年。身常懷千歲之憂。總言其慮之遠甚也。抑固窶邪。抑固窶邪。言爲此憂者。抑固窶邪。窶貧也

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巢以卜吉乃刻巢七十二鑽而無遺筴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刳腸之患如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鵜鶘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此段言數定雖有神知不能移動益見外物之不可必也故不如去其私見無情順應如嬰兒無師而能言自不必勞勞計較於胸中而事無不集矣諸解割裂無謂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側足而墊

疑滯于物而不須流遁厚德則其志無窮而不忽決絕至知厚德之人虽出而全其君臣之美亦全其君臣之美亦全其時之可爲也故後世不能貶損其良貴夫流遁決絕之人尊古以爲不敢襲身今而以爲不足行此初學之流淺見者尔若將眼界放高則流絕者亦與世俗同此波靡耳教彼而不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爲用也亦明矣言之所該無窮而人之所有限數語精快絕倫

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遊即下面遊於世之遊言人有能遊於世者自然胸次洒然一塵不掛若不能遊之人未免塵根太重即欲離世而立於獨而此心亦不能自勝也諸解失之

夫流遁之志決絕之行意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相與爲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

流遁決絕是欲離世而立於獨矣總非至知厚德之任乃不能遊之人果於爲此全不反顧欲與世人相爲君臣不過一時而已至事久論定其故曰至人不留行焉一也諸解失之

而不留其迹也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狶韋氏之流觀

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尊古卑今。人之情也。乃生於今。則又學承意而不物欲所波。不爲物欲所波。故能徹也。凡之輩。觀於今日。亦何能不出乎今。而自爲古也。卽猶韋氏爲道子所徹者。遊者。固別有在也。彼流遁決絕。果何爲乎。唯至人乃能遊不欲以物鑒之。鑒之則如哽咽於世。而不僻順於人。而不失己。彼教不學。承意不彼。生人者然。理氣俱不順適。哽之久而混逐叢生。互相遊於世。而不爲流遁決絕之僻行。然順乎世。人。又能不自失其爲我。蓋不學乎世教。惟順其意。而不外之也。此能遊珍踐衆害俱生。諸註以道壅解。作氣壅誤矣。息六鑿之息。六鑿。此。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珍。珍則衆害生。哽咽卽耳目鼻口心知也。相攖而賊。妨貴小加大戕。曰道。卽道路。哽。珍。踐也。足。不良於行者。如被人珍踐而足指而循喉嚨。邪氣循經絡而行。故哽而不止。則變爲足病也。足病則衆害皆生。不特哽與珍矣。物之有知者。恃息。徹爲德。徹。通徹也。言至人所以能遊者。以其心之通徹。不壅。故物亦不能壅之也。人身中無一不貴於徹。如此言道壅之弊。○依門運氣之說本此。徹爲明。耳徹爲聰。鼻徹爲顫。音羶。口徹爲甘。心徹爲知。知

司降之降。謂其氣止也。勃。謝。埽。掉。聲同。周禮。介婦註。帛有勤勞。不敢掉。聲隱。義曰。紱計也。卽賈生反居相搭之意。崔氏曰。北海人謂相激之事爲掉聲。誠。也。因急而生計也。創植而不知其然。苟順其生機。則草木亦不自知也。善養息者。亦俟其息之自行。而必有事焉。則雖逆亦順。而急。則人思以謀略當之。彼此相爭。則人思以知巧角之。柴其不殺。非天之罪。天之穿之。日夜無隙。人則顧塞其竇。物之有知。皆恃其息之周流。其息之不盛。豈天之與。有缺乎。乃天通之。而人自塞之耳。又誰之咎。胞有重閬。心有天遊。胞。人身膀膜也。重閬。空曠之地。所以行氣者。人也。重閬。空曠之地。所以行氣者。人心亦然。故清淨之中。物不着。當與太虛相爲遊。行。此言人之所固有也。然而有之之功。又在人矣。室無虛。空。則婦姑勃。谿。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空虛。則婦姑適。窶。於一處。必至怒爭。人心無天遊。則六鑿攘奪。終無寧日矣。元神不勝其擾。因欲求其幽靜之處。以自安。如流遁決絕之流者。所以爲不能遊於世而不靜也。德溢乎名。名溢乎暴。謀稽乎誸。知出乎爭。柴生乎守。官事果乎衆宜。夫養息之道。非可以有心而爲之也。由於名心之勝。名之過量。由於自行表白。卿下過

不生衆害矣若
未至而助長既
至而忘其所有
事已過而務爲
小補豈其道哉
或曰倒植倒生
也淮南高誘註
草木首地而生
故曰倒生
背目背也嫩減
也閉目養神則
可以不速老也
或曰通雅背一
作揹猶剪也字
林曰批也子米
反公紹引莊子
曰嫩減也揹減
謂髮拔眉髮也

拔道家髮本下
是也此缺圉之
弊蹄兎罟也兎
過而觸其機則
其蹄自繫故曰
蹄或曰筌斗回
也程大昌言有
倒鬚謂之筌即
筌也因有倒鬚
故謂之圉
寓意忘言則無
論其有用無用
而處世不須逃
世養神不至疲
神若惠子者不
知無用之爲用
誠皮相耳

塞於胸中。由於執滯而不化。此皆有心之害也。豈知官事之立。必決於衆宜。而不以己與之。邪則養息之道亦可知矣。

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耨於是乎始修。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而生。不待於銚鎛之勞。何容心哉。靜然可以補病。病者焚和。凡人有病。只求眞靜。則火自降。而水自升。故曰靜然。背嫩可以休老。背嫩。一說以手拔目。四背。令眼神光明。老。寧可以止遽。雖以不速老。然息之形之兆。發於目。皆緻紋。此可以沐浴老容。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殿。必養息之後也。故補病休老止遽。聖人於未塞之先。非通於既塞之後。聖人皆既失而後圖之。非佚者之所也。此所以不問也。

之所以駴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駴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駴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

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駴。駭同。因前言而緒及之也。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爲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蹤於窶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踣河。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兎得兎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蹄兎宜也。自演門句至此。俱發聽言者當得其意。不可拘於跡。有用無用。非所計也。其所以痛鍼惠子之病者。爲道之人。知在外者不可恃。而在我者無所傷。故能遊於世。而虛其心。以遂其自然也。夫人所可自必者心耳。

其聽命於世者。皆外物也。善惡未免同歸。而忠孝或難食報。自古已然。乃世之人。輒以其心役役於利害之間。而不能自勝。豈知冤莫大於陰陽。吾心之水火。蓋有自生而自剋者。焚和之餘。其道無復有存者乎。是以仲尼驚萬世之患。老萊子猶戒其終矜。正以知有困而神有不及者。不特神竊爲然也。聖人躊躇以成功。至知去善而自善。皆能以無用言用。遂其能遊之性。而不至懷兩陷之憂矣。然又非必離世以自適也。世有今古。時之所不能違。主人所以能遊者。惟入世而不留行。蓋其道徹而不壅。心有天遊。則神者自勝耳。豈若流遁決絕之人。必以大林丘山爲善。而不堪於名暴詼爭守官衆宜之擾擾哉。由是至人得其天和。自有生生而不知。猶草木之倒植於春雨。即如補病休老止遽之言。皆爲既失而後圖之術。舉可置之不論。此得意而忘言者也。爲道者愼無求乎筌蹄而蹈毀死踣河之失歟。此篇指出修眞實際。開後世坎離鉛汞之說。精鑿奇創。讀之惟恐其盡。但貸粟釣魚發冢三段。文詞既淺。意義亦乖。疑爲擬莊者擷掇其內。特表而出之。